



琴台客聚
彥火

貝多芬與歌德微妙的芥蒂

1812年，貝多芬與歌德終於在波希米亞見面，可惜這回初次見面，彼此話不投機。
照羅曼·羅蘭的說法是，貝多芬「過於自由和過於暴烈的性格，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合」，不免各走極端。
貝多芬的憤世嫉俗與有官階的歌德帶有世故的作風大不一樣。
從貝多芬寫給貝蒂娜的信所舉的事例，也可見一斑。
貝多芬對貝蒂娜說，某天，他與歌德在街上，遠遠望見奧地利王室的貴族向他們走來，「歌德掙脫了我的手臂，站在大路一旁。我徒然對他說話我所有的話，不能使他再走一步。於是我按了一按帽子，扣上外衣的鈕子，揸着手，往最密的人叢中撞去。親王與近臣密密層層；太子魯道爾夫（貝多芬的鋼琴的學生）對我脫帽；王后先對我打招呼——那些大人先生是認得我的。為了好玩起見，我看看這隊人馬在歌德面前經過。他站在路邊上，深深地彎着腰，帽子拿在手裏。事後我大大地教訓了他一頓，毫不同他客氣。」
事後，歌德寫信給他的好友說：「貝多芬不幸是一個偏強之極的人，認為世界可憎，無疑是對的；但這並不能使世界對他和對旁人變得愉快些。我

們應當原諒他，替他惋惜，因為他是聾子。」
這兩位偉人因心中微妙的芥蒂而沒有發展成好友，無疑是令人惋惜的事！
也許正因為貝多芬我行我素，遠離世俗的功利圈子，所以他能奮力創作他的樂曲。他這期間寫的《第七交響樂》和《第八交響樂》，令人大為震驚！
兩者風格迥異，前者節奏是屬於大祭樂，後者卻是談諧交響曲。
套貝多芬的話是，要「盡量」把他那種快樂與狂亂的激動，作出出其不意的對比——這種巨人式的舉措，使歌德也不無「惶駭的爆發」！
聽者認為《第七交響樂》「是一個酒徒式的作品，是一個沉醉的人的作品，但也是力和天才的產物。」
貝多芬也不否認地說：「我是替人類釀製醇醪的酒精，是我給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熱狂。」

至於《第八交響樂》，其張力雖然沒有《第七交響樂》的誇大，但就其奇特方面，猶有過之，樂曲「交融着悲劇與滑稽，力士般的剛強」。
從此，貝多芬聲名大噪。在公開的場合受到人們擁戴，甚至親人們遇見他，也不忘向他致敬！
(讀《巨人三傳》札記，之六)



大地遊走
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珠江篇珠江入海口

珠江入海了，匪夷所思的是，我觀賞珠江入海的地方竟然是先人的骨灰龕大樓！
世界沒有最奇怪的事，只有更奇怪的事，這奇中之奇的事發生在珠江入海口。
由於珠江是水系（包括東江、西江和北江），而不是單一的河流，因此她有八個入海口，我最後選擇到澳門完成我的珠江流域旅程；因為小時候，媽媽每次帶我到澳門遊覽，總指着澳門附近藍黃交界的水域說：「這就是珠江入海口，河海交匯，涇渭分明，您要學懂啊！」
我在廣州坐上廣珠城際鐵路，1小時內到了澳門，在計程車站排隊上了車，連忙向司機哥哥布置駕駛「任務」：「我要看珠江入海口，看到鹹淡水交界景象，也要看到港珠澳大橋，請問您可以帶我去嗎？」司機想了想，「嗯，可以。」司機一邊開車，一邊好奇問我原因，我把四大河流行程簡略介紹，司機不禁嘖嘖稱奇。不一會，車在山上，相連2棟的建築物前停下，「到了。」我一看，這竟是先人的骨灰龕大樓！「我的爸爸長居在此，所以知道此地。」司機哥哥帶我從大樓高處欣賞這宏偉景象：那藍黃交匯處是珠江入海口，再遠處是橫跨三地、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——港珠澳大橋。在先前骨灰龕大樓瀏覽珠江入海口，除了「瘋狂」，我也實在想不到任何適切的形容詞了；而這，也就是我獨自在大地遊走的自在與幸運，一切都在意料之外，一切又這麼圓滿美好！
向司機哥哥的爸爸和其他先人鞠躬致意後，我請司機哥哥送我到港珠澳碼頭，我要近距離看看珠江水和南海海水交融之處，向我們的珠江道別。到碼頭途中，司機哥哥特意帶我到一家麵包店，他說：「這裏的紅莓芝士包是我的最愛，我要和你分享我們澳門最好吃的麵包。」

滿載「意外」之喜的麵包拿在手中，我的珠江入海口之行更蘊含無窮暖意與力量。
到了碼頭，我和司機哥哥站在岸邊，一起舉目眺望珠江入海處：這是一望無際的江海交匯處，珠江下游黃褐色的珠江水流淌到此處，成了淡淡的、嫩嫩的淺黃色；江水和柔柔的，天藍色的海水，輕盈擁抱着，成了一幅賞心悅目的水彩畫。
您看，這就是珠江旅程的終點啊！滔滔珠江水，她從雲南省曲靖市，馬鞍山山洞汨汨流出，流經2,000多公里路程——她流經的有全國深度貧困縣，2020年才脫貧的大化瑤族自治縣；有因國家鐵路運輸網絡崛起，導致經濟落後於其他地方的梧州；更有全國經濟收入排到第四的廣州。萬幸的是，貧和富，沒有成為珠江流域上，人們沉淪和驕奢的理由；貧和富，成為了大家守望相助，共同進步的動力——這就是我們的珠江流域。

因為有了深圳寶安區的對口銷售點，大化瑤族自治縣的特產七百弄雞源源生，源源銷售，大人化的努力得到回報，成功脫貧，廣州2000年來一直雄踞對外貿易大港口的位置，但她一直精益求精，力求上進；為了「利民行」，廣州市近60年來建造了17座珠江橋，橋的現代化更走在世界前列。
梧州，多年的水路匯通讓她的經濟獨佔鰲頭，40年全國鐵路發展卻把她的鰲頭之位拱手相讓；但梧州人沒有氣餒，沒有沉淪，在梧州的柔和美中，梧州人不卑不亢，以他們的勤與善，擁抱生活，譜寫

生命的讚歌——這就是我們的珠江，我們的珠江流域。
珠江源頭親切可人，珠江流域人民德善心美，大家攜手並肩，邁步向前，共同譜寫我們的珠江夢！我們的珠江流域，加油；我們的中國，加油！勝利，一定屬於我們勤勞善良的中國人民！



●從先人居地俯瞰珠江入海口。 作者供圖



水邊留意
少爺兵

彎木焉能成頂樑柱

藝人達哥吳孟達病逝，這位堪稱演技實力派的中流砥柱明星隕落，圈中人及觀眾同悲，卻因達哥一句：「我是中國人！」惹來「反中亂港」、政見不同的他們，竟然冷血如畜生的譏諷：「死得好呀！」如此歹毒的言行，稍有良知的也大罵：「太過分了！是人都絕對不能原諒此等毒舌；那些所謂的香港人，難道良心不覺得痛嗎？也是，他們根本就沒有良心可言，惡毒之心，其心可誅。」

語氣近乎咆哮的朋輩說：「早前還有人叫我不要太激氣，多給予犯錯的年輕人矯枉過正的機會，對呀，機會給予他們了，有改過嗎！？依然是被人賣了還替人家數錢的大笨蛋大不乏人，難怪看透了這些人那套把戲的說：『彎木難當頂樑柱』是很有道理，說什麼現世報是社會未來棟樑，只是正常人患了『妄想症』罷了，看那些政棍、暴徒的瘋言歪理表演，應該是奧斯卡和金球獎欠了他們一個『小金人』，人多險詐的一面，他們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。」

「喺家去酒樓、餐廳飲茶或者食飯，除了要確定枱與枱之間的抗疫距離外，亦要左望右望附近客人的動靜，我們老了，怕講一兩句有關政府施政的意見，被政見不同的人『私了』咁，提心吊膽的，所以我們多數都是買外賣返屋企食。」

網上多位評論時事的主播也說：「巧言令色是政棍、暴徒最擅長的伎倆，什麼事都能被他們顛倒是非黑白，希望睿智的香港市民，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痛，對不斷破壞香港社會秩序和安寧的罪魁禍首，收起不必要的憐憫之心，為真正的公義，正三觀齊發聲，要違法者受到應得的法律制裁，社會的長治久安才可正本清源，大家的下一代始能有好日子過呀！」



爽姐私語
林爽兒

亞視再現

那日應兄弟孔令江邀請，想我們到今日的亞視看看，支持他加入亞視做製作。當時我還滿腦門說：亞視還存在嗎？不是已經結束了嗎？其實我已經不關心這個電視台，所以根本沒有去深究。
這次是因為忽然接到兄弟的通告，真的是為了支持他，相約幾個老友巴巴趕去大埔，趕到才去過一次的亞洲電視大廈，這大廈又真的很大，相比當年廣播道的麗的電視的確似龐然大物，電視大廈的大堂只有一個坐兩三三個接待員的接待櫃位，另外一邊老遠有兩張梳化。我還未看清楚公關便帶我們及當日採訪的記者們進入一錄影廠，大會剪了幾分鐘的片介紹了過往的亞視和一小段未來的發展，負責介紹的原來就是我的兄弟，又原來他是製作總監。此刻我才有點明白。

播放，包括有《KF1百萬拳王》（已推出）、《尋找家鄉的故事》、《大智亂鬥》、《香港無人機競技大賽》、《區區全面睇》、《香港人的聲音》、《播台》、《今日睇真DD》、《舌密之刃》及《亞洲小姐競選》。
孔令江是小時便認識的朋友，曾經是傳媒的一分子，現在大家都追捧的網絡新聞便是由他的團隊開發的，之後轉往微電影、網絡電影發展，再到今日於亞視新媒體進軍。
從小他跟著父親孔權開便接觸電影電視，孔先生本是出色的古裝電影服裝設計師，再而是影視製作，金超群、何家勁的《包青天》、劉兆銘第一部電影《蝶變》的總負責人，之後有很多台灣影視他都出任監製，也把香港業推介去台灣，又由台灣轉往內地市場。可惜他父子倆一直很低調，令我這個旁人也不過眼。

製作總監便是負責內容為主，他們將會有十個節目在數碼新媒體中



●我們與亞視製作總監孔令江（右二）、最強大腦林建東（右三）、宣傳人員合照。 作者供圖

熱血港產片

近期看了兩齣非常本土的港產片：一是《狂舞派3》，二是《一秒拳王》。和年輕一輩說起，原來已不是很多人對港產片有興趣及熱情，何況不是大導演拍的作品。
雖然這兩齣電影不是有什麼深意或宏大意義，但簡簡單單得來卻說到香港人的拚搏精神，想不到也吸引不到近年非常熱血的香港青年入場。
《狂舞派3》比第一集有更明顯的訊息，黃修平導演是良善的人，用愛香港的眼光觀察愛跳舞的、唱歌的年輕人。第一集講述一群熱血少年如何跳舞追夢，第二集亦即這集，因為是故事中的故事，第三集延伸談到談工度活、地產霸權的問題。近年偶爾會去工度的樓上舖，有時也會看到不同藝術工作者的 Studio Flats，當中正是不一樣的香港城市風景，潛力無限，希望可以一直有這樣的空間供大家追夢。很多人可能

覺得場面拍得不够宏大，但我反而覺得小本經營的手作業風格，更合這齣電影的味道。
至於《一秒拳王》，背景更耐人尋味。這是趙善恆首次的個人導演作品（之前與人合作拍成《狗童清道夫》，娛樂性豐富，我十分喜愛），他是本地樂隊 Tomick 的主音，很多年前已是當紅 YouTube。如今還導演和演出場上，飾演第二男主角。記得他早年曾在港台演過不少劇集，現在更進一步了。雖然電影不算一鳴驚人的作品，但踏踏實實，簡單易明，看得觀眾都有所共鳴。劇中周國賢首次做男主角，又同是音樂人，二人應該特別了解對方。片末有他們練打拳時的片段，看到一群人一起努力拍電影的團隊氣氛，香港人也應開心支持吧！
看畢電影後，找回主題曲《時間的初衷》的MV，是登山到大自然拍的，又是一個難得的香港風景！

疫情以來收到最多的一句問候語，便是我想你了。發這話給我的，有父母親人，有要好的朋友，也有過往相熟的採訪對象。這句情感真摯的關切之語，也被我曬出了一絲絲同情的味道。
內地控疫得力，生活基本恢復如舊。上學的上班的經商的旅行的，都已在後疫情時代，努力尋找各自新的處世方式。在捉摸不定的世面面前，或更謹慎或更豁達，或更熱愛生活，或放下執着更加隨緣就分。只有仍舊圍封在香港的我們，還在疫情泥淖裏裝腔作勢地掙扎了幾下之後，隨大流把控疫的主動權，交給了順其自然聽天由命。

這一場疫情堪比王母娘娘的金釵，輕輕一劃，就把我們分隔在了疫情的两端。牛郎織女每年還能盼着七月七喜鹊搭橋會上一面。我們從去年五一盼到中秋，從中秋盼到國慶，結果到了春節，香港與內地通關恢復的音訊愈發渺渺。到如今，元宵過了，龍也抬了頭，復活節過了，清明的雨紛紛揚揚，倒是連連柳絮的聲音也聽不到了。
龜行蝸牛跑的疫苗接種速度，很容易讓人灰心。控疫要科學，疫苗無黃藍。相較於疫情乍起時，全世界瘋搶高價口罩，現在可以免費接種疫



百家廊
付秀宏

在我住的小區大約400米外的地方，靠主幹道有一條狹長的綠化帶，墨綠色的樹木一棵挨着一棵，由喬木、灌木和針葉植物組成。有些地方，設置了戶外迴廊式甬道，藤條、樹枝和樹葉形成的綠色波濤，匍匐在迴廊上面搖來晃去，好像隨時都會向天空來一個衝刺。
椿樹、海棠樹、柳樹、桃樹和松樹等散落在靠近小學校園外的綠化帶上，它們的樹冠有的高高挺立，有的低低伸展，還有的把身下的圍燈當成孩子一樣愛戀不已，彷彿圍燈夜晚放出的光明讓它須臾不能缺。

黑雲壓來之時，大風撼動碧綠的樹林，暴雨捶打它們的靈魂，但樹林又是那樣虔誠沐浴在雨中，接受來自上天的洗禮。一棵棵樹木左右扭動，在風中彎曲舞蹈，大雨在這間隙傾瀉而下，帶着「刷刷」的聲音給樹林以深沉的愛撫。樹木們好像懂了，又挺直身軀、伸展肢體，即便有落葉和花瓣被掃落，也在所不惜。間或折斷的樹枝、樹葉帶來些許的疼痛，樹木依然釘在原地。那種耐性真是植物的英雄主義。它們不是鳥也不是刺蝟，而是碧綠的樹木，是用被折磨的方式贏得被灌溉被照射的機緣。

我經常在中午或傍晚到碧綠的樹林裏散步，就像從自己的軀體取出一個又一個小時放在那裏。每個小時是一步步走過去的，每個小時又都不相同。這個小時，看到迴廊下的落花積了一層；那個小時，見海棠樹已結出青色的小果。而雨後的柳枝上，則會緩緩流淌着綠色的甜蜜水滴。在樹林中的花園裏，無數翩翩欲飛的藍色意尾花，在風中在盡情彈奏着美妙的多瑙河。中天的太陽伸長了脖頸，使綠葉失去了本想愜意吶喊的衝動。樹林在熱浪的沖刷下堅守着扎根的定力，像一隻隻大手把大地之氣攥在心底。

在樹林小徑中轉彎時，我遇到了擋路的蜜蜂：一兩隻大個的蜜蜂，要是繼續走過去碰牠，牠就要在我眼前迎過來，飛舞着想整我一下；要是我在原地靜立不動，牠就要發表完「嗡嗡」的高論後知趣地離開，讓開道路。

碧綠的樹林

看不清牠的面孔，牠只是原地盤旋着，目不轉睛地盯着我。也許，是牠剛採了一點兒蜜，高興地跳一會兒舞，正在自娛自樂地旋轉時，遇到了我。「誰？」「你是誰？」的詢問聲響在耳，像我打攪了牠甜蜜的小憩，一定要提幾句抗議；或這片領地原本就是她們家的，我看牠幾分鐘表演，就相當交下買路錢似的……
海棠樹下的幾個螞蟻窩上，相繼隆起的虛土在不斷地噴發，像火山口那裂開的傷口在沸騰，起泡沫，伸縮。一群群忙忙碌碌的螞蟻，在火山口爬上爬下。牠們選的地方真好啊，此時此刻的太陽毒辣，千根萬根金針因海棠樹的遮蔽——怎麼也扎不了牠們一下。一個淘氣的男孩把一塊石頭穩穩地放在螞蟻窩的火山口上，螞蟻們該怎樣回家？第二天，我竟看見石頭旁側，又隆起一個大大的火山口。螞蟻們不是異想天開的主兒，牠們深知：家門被堵死了，罵街沒有用，只有上「鐵鍊」挖。沒有一個貴人是你等待之時，牠自動跑來的；沒有一個鍾意女子是活在夢的褶皺裏，轉身就變成與你相擁的睡美人。螞蟻們都非常清楚，無數的困苦時刻圍繞在自己的左邊、右邊和前後，就讓那些花花綠綠的蝴蝶——從天空傳來竊竊私語和不住聲的恥笑吧。螞蟻從來不怕別人窺探，牠們用那不可理喻的堅韌和至死不渝的信心產生高尚精神；繼續吧，無論有多難，從不對自己說垂頭喪氣。我知道，螞蟻的脊樑不會被壓垮，生命樂章總會在碧綠的樹林裏歌唱。

往前繼續走去，我看見花木的枝條遮掩着一對戀人的額頭。他們坐在迴廊下的陰涼裏，笑嘻嘻地說着什麼，像兩塊燃燒隕石的激情相遇，具有相互摩擦準備產生璀璨光華的那種頑執。我只好迴避，離開了迴廊，讓自己在太陽瀑布裏暫時洗浴，淹沒在炙熱的光芒裏。前面不遠處，是垂立的老柳林，每個中午的陽光永遠穿不透它們的髮隙。它們像一群髮而立的道士，述說着歷史風雲，樹下太陽的碎片小得像銅幣。摸一摸它們乾癟的胸脯，側耳在樹幹旁傾聽，潺緩的河水在它們身體裏流淌，流過

影影綽綽綠色的幸福和甜蜜。

從晚上7點鐘起，樹林收起了碧麗的聲狀，猶如魯迅先生喜歡的版畫，簡潔而富有深意。啄木鳥在樹下不停地巡行，藉着半暗的光線啄食草蟲和螞蟻。我沿着一條小徑輕輕漫步，驚飛了毫無準備的牠。啄木鳥不斷閃动着翅膀，飛過紫色和白色的梧桐花，飛過藍瑩瑩的鼠尾草和血紅的雞冠花。我看見小徑兩側的千里香和淚汪汪的石竹花好似爭吵過，正在偃旗息鼓的間隙。風發出輕輕笑語，像一位閱歷豐富的長者發出渾厚的勸導。暮色合籠，樹林現出寧靜的威嚴和諧的神情。晚風輕柔，和着樹葉的窸窣聲，發出美妙的弦音。我走到了樹林的盡頭，看見主街的街頭有一位老手藝人，在路燈下正對一隻旋轉的瓷盤施展魔法，瓷盤位於他那交叉的兩腿之間的銅鈎中央。老人的雙眼和右手，甚至他的呼吸，連同左手間或而來一聲的敲打，配合得天衣無縫。在這裏，老人和自己的創造已融成一個整體。很多路人駐足觀看，有時其中某一位彎腰，向旁側碗裏放上一枚硬幣。

回首望去，碧綠的樹林好似沉浸於夢境之中，像睡蓮一樣倦了。有時飛燕輕輕掠過，只在林冠處漾起輕柔的漣漪。當明日晨曦映照東方的天空，各種鳥兒養足了精神，啼鳴聲此起彼伏，此間的樹林會抹上一層迷人的金黃。鳥兒鳴轉停歇，天空闃然無聲，陽光隱藏了綠、藍、紫四色，陽氣款款上升，將無盡的喜悦注滿我的心胸。這時，太陽在東方天幕現身，宛如肥大的橙色長袍在移動。

碧綠的樹林，像陽光的知音一樣合掌祈求：「啊，偉大的光華，偉大的輝煌，綠葉之海已經聽到了獲取的福音。我們的枝頭會洋溢着新葉的激情，拉開蔥蘢生命力的帷幕。」那迴廊上的青藤，第一個應聲而起，好似聽到了命令，充盈着那種恒久的亢奮，嫩黃的新葉肩負萌發的使命，一刻不停地向空中行進。太陽普灑含笑，驚嘆樹林裏到處噴泉奔流，如同綠色的河流——在自己的照射下，感恩的淚光晃動、不停地熠熠閃爍。

新冠疫苗接種記

苗了，倒是讓很多人生出了猶豫不決的權衡之心。自身安危面前反覆衡量利弊糾結得失，人之常情。但由此衍生的消極戰疫之心，最終一定十足地殃及所有人的利益。坐困愁城的責任，也不能都讓政府擔着了。畢竟，是否接種疫苗，全憑自願。難怪連愛說真話的張文宏醫生也感慨，害怕打疫苗是人性問題。的確，免費的東西總是容易被人質疑動搖，進而在心裏編撰一齣迫害妄想劇。倘若疫苗產能有限價格不菲，想必對疫苗的追捧程度絕對不亞於當初的口罩。

上周五如約去港島中央圖書館接種科興疫苗，分享一下整個接種的過程。

1.預約的是上午11時，10時58分趕到接種點。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排隊候候時，領取了一份接種須知，一邊隨着人龍挪動，一邊細細閱讀，待工作人員告知可以按次序坐下來等候，整份須知正好看完，在最後一項進行了閱讀確認。

2.開始有工作人員來逐個問詢，是否有不適合接種的情況。得知我此前曾有藥物過敏史，即被帶到另外一個獨立的房間，並安排了一位醫生對過敏的情況仔細查問清楚後，告知我可以接種，萬一有意外，會即刻注射急救劑進行緩解。

3.約莫又等了半個小時，終於輪到我接種了。兩名工作人員再次對我的身份資料和接種安排情況進行了一次核對，確認無誤，一人負責記錄一人負責注射。注射過程極短，2-3秒鐘，無刺痛感，無不適感。注射位置在左手臂二頭肌的位置。

4.接種完畢後，兩位工作人員對我的個人身份資料又進行了核對，然後被工作人員帶入觀察室，留置30分鐘。

中午12時30分，接種位置和身體均無不適感，遂起身離開。在出口時，有工作人員再次檢查了一遍接種資料上登記的時間，確信無異常，發放了一包抗疫口罩，自行離開。

全程耗時90分鐘，目之所及，現場接種人士較多，秩序良好，整個過程中沒有看到有接種者發生不良或不適應反應的情況，也沒有秩序混亂的情況出現。唯一要提醒的是，中央圖書館冷氣太凍，要去的話，記得多穿一件衣服。



●香港中央圖書館新冠疫苗接种點。 作者供圖